



人生何以立

《论语》精要十讲与孔子的答案

张凯元◎著



力 行

恕 道

君子不器

從心所欲

擇善固執

天命弘道

曾先后任台湾两所大学校长的知名学者
向《论语》借智慧
告诉你修身处世的答案

人生何以立

RENSHENG HEYILI-LUNYU JINGYAO SHIJIANG YU KONGZI DE DA'AN

《论语》精要十讲与孔子的答案

张凯元 ◎ 著



廣東旅遊出版社
GUANGDONG TRAVEL & TOURISM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何以立:《论语》精要十讲与孔子的答案/张凯元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570 - 0334 - 0

I. ①人… II. ①张… III. ①《论语》—研究 IV. ①B222.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4650 号

出 版 人: 刘志松
责任编辑: 殷如筠
封面设计: 回归线设计
内文设计: 邓传志
责任技编: 刘振华
责任校对: 李瑞苑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38 号银政大厦西楼 12 楼 邮编: 510518)

邮购电话: 020 - 87348243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 tourpress. cn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坂田吉华路 505 号大丹工业园二楼)

850 毫米×1168 毫米 16 开 8.125 印张 110 千字

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错页倒装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换书。

张凯元教授与我当年同在辅仁大学哲学系就学。毕业后张教授改至美国攻读教育，不过他一直仍保持着对哲学的兴趣，最近他写了《人生何以立——〈论语〉精要十讲与孔子的答案》一书，要我为他作序，就是一例。

我国的文化思想以儒家为主，而在儒家典籍中，如要选择一本最重要的著作，那就非《论语》莫属了。

众所周知，《论语》是一部以记载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和其部分弟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著作。虽然原书字数仅约一万五千字，却内容广泛，主要包含了孔子有关哲学、政治、社会、伦理、教育等领域的重要思想结构。而在孔子之后两千五百余年来，讨论《论语》的文字已不知凡几，却多数仍限制于我国传统“以经解经”的句读解释范围之内。一直到近代中西文化频繁交流，才开始有人注意到东西方的文化思想，其实有很多可以互相比较，产生旁征博引的思考方向。于是西方人开始逐渐重视东方思想中浓厚的人文特色，而东方人也开始引入西方思想中重科学、逻辑的观念，如此互补之后，中西原有的文化思想，就可以使彼此的看法立场更为清晰，得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张教授的《人生何以立——〈论语〉精要十讲与孔子的答案》应该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本来东西方能够深入人心的思想，其最重要特色应是“悲天悯人”这四个字，张教授就先以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苏格拉底、佛陀、孔子与耶稣》一书，举出古往今来，世界上最超凡入圣的四位作为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的伟大乃不止于他们思想的博大精深，更在于他们在了解及面对人生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纯真、悲天悯人和完全不屈不挠的择善固执精神。

当然张教授此书，主要是为深入地了解我国儒家的孔子。于此，张教授在他书中引证了不少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来进一步精致地阐释孔子。我在拜读之后，认为全书表达对儒家应属创新的说法或有两项，其一为对《论语》章句的创新解读，其二为对《论语》整体思想的创新梳理。

在第一项章句的创新解读上，例如第四讲中张教授提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第二》），目前一般的白话译文大抵说是指一位君子应该知识广博、多才多艺，不可像是一件器具，只供一种特定用途使用之意。但张教授却认为依近代重视独立自由意志的原则来看，这句话实译为“人是意志自由的，我们要知道人与单纯的器具不同。所以君子不可把人只当成器具来使用；更不可被人只当成器具来使用”才对。这种创新的解读，其实也和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意义相同。又例如张教授在第一讲中提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第二》），到底“知天命”是指什么，向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张教授却认为知天命应该就是指明白了人对世事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天赋使命感。这个诠释，不但符合了先前所说孔子之所以列名四大圣哲的悲天悯人之精神表现，而且也和《论语》中的其他章句，如“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四》）及“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十四》）等理念一致。

在《论语》整体思想的创新梳理上，除了张教授以“十讲”来把《论语》一书的思想脉络作了相当眉目清楚的整理表达之外，我认为特别值得强调的却是第六讲“直面法理人情的冲突”、第八讲“发自内心地爱护自然”两处，这应该都是以前少有人涉及的新题目，而更重要的是他整本书的每一讲都文字流畅，可读性甚高。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同意他的观点，但在理论上，他却表达得十分清楚。说到这里，我又想再稍一提的可能还有一处，就是他在第九讲中论及儒家“性善”的观念。人性本善或本恶，本来争论已久，迄今也尚无定论，但张教授于此提出的中西新论点却很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然或仍不能作为定论，但我却可以完全感受到张教授做学问的功夫所在。欣见老同学新书出版，而且言之有物，爰表达些个人看法以为序。

台湾政治大学、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哲学教授 杨世雄 谨识

目录

人生何以立

《论语》精要十讲与孔子的答案

RENSHENG HEYI LI - LUNYU JINGYAO SHUJIANG YU KONGZI DE DA'AN

- 第一讲 学习是终生的志业 / 1
求知如攀阶梯 / 6
追寻真理之路 / 8
淡化得失心 / 11
- 第二讲 保有自由的意志 / 15
兼收并蓄 / 17
爱人 / 21
抓住意志的稻草 / 22
- 第三讲 爱己以至于爱人 / 25
将心比心 / 28
孔子的“自相矛盾” / 31
吾道？考试中的关键一题 / 34
- 第四讲 接受异己的存在 / 39
君子不成器 / 41
化解孔子的尴尬 / 45
与“异端”切磋 / 47
- 第五讲 何为一国之公民 / 51
德治的科目课程表 / 54
民众与民主 / 58
从无耻到有耻 / 60

目录

人生何以立

《论语》精要十讲与孔子的答案

REN SHENG HE YI LI / LUN YU JING YAO SHI HU AN QI WU FOU KONG ZI DE DA AN

- 第六讲 直面法理人情的冲突 / 63
大义灭亲否? / 66
不杀 / 69

- 第七讲 找准自己的社会角色 / 75
务农即“小人”? / 78
“难养”的女子 / 81

- 第八讲 发自内心地爱护自然 / 85
生而为人须敬天 / 88
孔子祭鱼 / 91
被放走的母雉 / 94

- 第九讲 尊重本性才能导人向善 / 97
谈谈人性 / 100
“贱民之子”的教育 / 104
同一个问题，不同的回答 / 106

- 第十讲 自立，立人，立于世 / 111
君子死，冠不免 / 114
生而立志为君子 / 116
无憾 / 122



人生何以立

第一讲

学习是终生的志业

《论语》精要十讲与孔子的答案

RENSHENG HEYILI—ZUWUJINGYAO SHIJANG YU KONGZI DE DA'AN

原文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学而第一·一》

释文

孔子说：“求学的第一层次重在立志，首先要找到你自己的目标与兴趣，时时温习对照有关的知识，然后就会对道理能越来越明白，这不是很愉悦的事吗？求学的第二层次重在切磋，在求学已有相当基础之后，如能与志趣相投甚至远道的朋友经常作知识上更深入的心得研讨，那不又是更快乐的事吗？求学的第三层次重在谦虚，即是在切磋学问时，因为真理难有一致的标准，有时不免会遇到不理解你的人，或有与你相左的意见看法出现，那时绝不可随便动气，这不就是从求学而达到成为君子的境界了吗？”

原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为政第二·四》

释文

孔子说：“我在约十五岁的时候，开始找到自己求学的兴趣与目标，立志要探究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到了三十岁左右，对一般涉及人生意义的有关知识已大致有了基本的研究与认识，初步有成，能掌握各种学说的核心重点了。但是到四十岁左右，我才明白在各种解释人生意义的学说中，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是



绝对完美而可作为最后定论的。那我们该怎么办？一直到了五十岁左右，我又终于知晓到人生真理虽或永远无解，但上天既已要我们生存在世界上，应该不会让我们白活的。对真理不作统一规定，就是要保留我们活出各自生命意义的弹性，让我们在世间有一个可供永恒追求而又可能永远达不到的目标。故虽对世事有‘知其不可’的无奈，我们却仍必须负起继续‘为之’的责任——这应就是天命微妙的人生道理啊！我想到底对不对呢？这件事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我虽然提出自己的理论，别人又不见得一致同意我的看法，因之我有时还受到他人的攻击与讥讽。这不免使我难过，但也让我得以持续检讨、修正自己的有关道理，使之更为圆融。这样直到六十岁左右我才做到对别人的批判听了较不介意而可淡然处之的地步。现在时间又再过了十年，我已经是年逾七十的老人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路途寂寞又漫长，我检讨自己一路走来，应该没有太大的偏差，态度也很坚定，然受限于精神、体力的现实，可能会稍作调整，不违背自己确立的人生方向，但不像以前那么计较得失了。心意不变，脚步放缓——我就这样走下去，一直走下去。”

原文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宪问第十四·四十一》

释文

子路在石门城外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进城，守城门的人问：“你从何处来的？”子路回答：“我从孔家来的。”守门的人

说：“你说的就是明知不可能做到，而又坚持非要去做的那个人吗？”

在讨论孔子与《论语》这个正题之前，让我们先引述一段流传的小故事：

有一位母亲带着小孩上街，看到一幅孔子的画像。孩子指着画像，好奇地问母亲：“妈妈，又不是圣诞节，为什么挂圣诞老人的图画？”

啊，大哉问！

西风压倒东风？孔子不见了？中华文化不敌西洋功利主义？

物质欲望的满足胜过精神慰藉的追寻？理想比不上现实？人活着是为了什么？

人生最终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近一二百年来，西风东渐，东风无力百花残是个事实。追究其根底，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应是由于西方国家以武力向东方国家侵略殖民所产生的副作用。船坚炮利是一时科学发展所得的结果，但科学一时的进步并不能代表一个文化的整体结构，如以此来评判一种文化胜过另一种文化就可能存在偏差。要不然何以汉唐时代科技并非十分发达，中华文化却远播海内外？又如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大力学习西洋科技的同时，却并未放弃一千多年来对日本文化影响至大的儒家思想，甚至在政治上及教育上反更加以重视推行儒学，历史证明了这种做法完全正确。再举例来说，现代美国的国力比古希腊不知要强多少倍，却没有人会说美国文化比古希腊文化高明的话。当我们提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不管在哪个国家举办，办得多盛大、多光彩，最后大家还是会想到希腊，因为那才是奥运价值的源头。

近代由于国际文化交流频繁，不可讳言有光鲜的西方文化一时使东方文化相当逊色的现象发生。但同样地，也正因为频繁的文化交流，国



际间的距离不断缩短，在一段时间的热潮之后，近年不少学者专家，终于回过头来认真比较各种文化的内涵价值差异，发现东方文化在对人类过去的贡献及对未来的意义上比起西方文化都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之外的其他世界各国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进行探讨的著作开始大量出现。

例如日本教育家新渡户稻造在 1899 年以英文写成的《武士道》和日本儒学者宇野哲人在他多项有关儒家的研究著作里，都提到日本人非常引以为傲的武士道精神，这事实上就是一种儒学仁义、日本神道忠孝、佛教寂静和了脱生死等观念的混合信仰。另外被誉为 20 世纪最卓著的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A. Toynbee）和日本宗教思想家池田大作在他们 1976 年的著作《展望 21 世纪——汤恩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里认为，要解决 21 世纪人类的问题，就必须回头由东方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美国政治学者杭亭顿（S. Huntington）在 1996 年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亦有类似说法：未来的世界大势是非西方文化的民族不会再是历史的客体、只被当作西方殖民主义的目标，而将会和西方一齐来驱动并塑造历史——亦即世界上几个主要文化之间互动，将形成新的竞合关系。这几个主要文化，杭氏指的就是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和西班牙文化等。目前他的文明冲突理论十分受重视，已俨然成为 21 世纪研究国际政治的显学。

除这些之外，德国的存在主义大师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在研究比较了历史上的各著名哲学家后，于 1957 年写成《苏格拉底、佛陀、孔子与耶稣》一书，提出古往今来世界上最超凡入圣的就是这四位代表人物，认为他们的伟大不仅在于思想的博大精深，更在于他们在面对人生困境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和悲天悯人的崇高胸怀。

• 求知如攀阶梯

我们研究孔子这个人，认为他之所以受到大家普遍的景仰是因为正如孟子所说，他不但是圣人，而且是圣之时者与集大成者。到了汉代，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孔子世家赞》上，更是直截了当称他为“至圣”。这些赞美，都是由于他的思想和人格的杰出表现让人口服心服，远远超越一般人所能企及。

孔子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应是始于“学而时习之”，而终于“知其不可而为之”。

我们先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的第一章：“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曾经有人说，《论语》的篇章编辑，好像颇为杂乱，东拉一句，西扯一句，缺乏连贯的系统。我们却不以为然，《论语》的成书，本来就有其相当活泼而不松散，严肃而不呆板的道理存在。以这篇《学而》作为《论语》的开场白，即有三点明显的意义。

首先我们试想，如果改以《论语》的其他任何篇章的文句替换此章，那么整部《论语》可能就完全不对劲。其次这《学而第一·一》，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优雅鲜明的学园景象——一群学生正在弦歌讲诵，这几句话读起来又抑扬顿挫，如行云流水，这样一种教育与生活结合的气氛，自然就更易使人立志一心向学。第三，《学而》放在首篇首章，正是代表一个人的人生思想取向要从求学开始。任何知识的进步，一定都要在对现存已有知识的学习上做起。孔子就借这段文字，把一个人求学过程通常遇到的状况分成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立志，第二个层次是切磋，第三个层次是谦虚。

先说第一个层次。其实读书求学，一开始不但不会使人高兴，反而

有可能是一件相当令人苦恼的事。很多小朋友第一天上幼儿园，就拉着妈妈的衣角要跟妈妈回家，这便是一个实例。等到了上小学、中学、大学，每天面对的更是一大堆的功课和老师紧绷的面孔，要说读书会使人愉快，那真是天方夜谭的事。

可是孔子为什么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呢？其实这句话的重点在“时习之”三个字上。也就是孔子了解到，读书不会无条件地带来快乐，但读书可以在一个人找到自己求学的兴趣所在、目的所在，然后开始时时留心，主动去追求更进一步对某种知识的需求之后，才开始变成一种乐趣。一个喜欢研究汽车的人，一见到书架上有新的汽车杂志出现就想买一本，看到路边有新型汽车停放也会眼睛发亮，便是这个道理。

这就是孔子谈学习，第一句话便先点出，真正的求知乐趣绝不可能经由机械式的铸造塑型，而必须要经由一个人自己的动机内化才有可能产生出来。所以求学的第一层意义，就是我们要先找到自己的兴趣和建立自己准备追求的求学目标、方向。

其次要谈第二个层次。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应指的是，在求学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建立起自己的目标，而且单纯地探求有关知识，有了相当的基础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更进一步的切磋。

求知如只是一味的单向吸收，那叫做读死书。我们读了书，有了初步的基础之后，还要将它加以思考、印证，那就是切磋的功夫了。切磋就是集思广益，有人一起来讨论最好。

孔子在中华文化史上首开民间授徒，弟子三千，就是要使具有同类兴趣与志向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切磋学问。而西方文化最重要的“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人也在差不多同样的纪元年代，开始广收门徒，逐步建立了学园制度。尤其亚里士多德的学园，后来被专称为逍遥学派，就是因为他喜欢带着学生在花园各处回廊一边喝茶散步，一边彼此切磋论道的缘故。我们现代所谓召开学术

研讨会，也是同样的道理。而且开会能开成国际性的研讨会，使远处的同道都可以一起来参加，就是更能使人感觉到“吾道不孤”的快乐。

求学到了最高的第三层次，应是要进入永远不可自满的谦虚境界。孔子于此说了“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句话。这句话，放在《学而》首章最后，是一句相当严肃的警语。因为人有了一点学问之后，最大的毛病可能就是容易自满而且顽固。

我们知道，学无止境。其实世界上可能并没有绝对颠扑不破的知识，也不会有所谓让所有人都一致肯定的学问这回事。所以在求学的路途上找到自己的兴趣与志向是快乐的，有人与自己志趣相投、论学时酒逢知己千杯少是快乐的，但有时切磋遇到和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彼此有了冲突时却又如何呢？孔子认为这才是求学的路途上最要紧的一个关口，而且任何求学者都一定会遇到的，这就是求学到最后的修养问题了。任何真正的知识最后都应内化成自己人格的一部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有时别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可能引起激烈的争论，都是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的，我们不能因此随便生气，别人的看法并不是全不可取呀！明白了这一层道理，不就是从求学开始，而达到成为一个君子人的境界了吗？

• 追寻真理之路

孔子在《论语》中配合立志、切磋和谦虚三层面，把自己经历的心境转变又另分成了六个阶段，在《为政第二·四》里，记载如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们现在来看看他这几个阶段到底代表了些什么意义。

第一阶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应就是孔子表示他在十五岁左右，就达到了求学的第一“立志”层次。这话可能孔子说得相当保守，因为



依据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上的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为儿嬉戏的年纪，很可能是在十岁以前都不一定，但我们还是照孔子自己的说法，就定在十五岁左右，孔子便已找到自己的兴趣，常常摆设出祭祀的礼器，模仿练习行礼的仪式作为游戏。孔子的兴趣与志向就在此时成形，开始逐步建构出他一辈子永续追求的伟大思想体系，希望能研究出如何以最“和谐”的原则来解决一切人生难题。

孔子的第二求学阶段“三十而立”，应说的是他在三十岁左右便进入了第二层次的切磋期。这时他有关人生意义的基础知识已大致完备，可是也仍有很多未知的问题尚待解决。一方面觉得自己学习到了这个地步，应是可以告一段落，出来服务社会的时候了；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学得的知识总是未臻圆满，很多地方连自己都不很满意，如果贸然站出来，说是推动一个自己认为很好的理想计划付诸实现，但如果因为自己的思虑仍欠周详，那说不定还会为社会带来不良影响，这时不免就产生犹豫。依据有关的事据，有几件事情大概可以稍反映出孔子此时在知识上已初步而立，又仍待进一步切磋的微妙心态。

据孔子年谱的记载，孔子于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三十岁时正式开始授徒设教，首创平民教育之先，这是孔子而立之年所实际推动的一件划时代服务社会的大事。此外，孔子亦在切磋上有两件重要的纪录，大抵发生在他三十岁的时候。其一是“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第三·十五》）。这是孔子求学不厌其烦，愿意请教别人、追根究底切磋的精神表现。其二则是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件事据《史记》及《庄子》等书上的记载，可能就在三十岁左右（也有说更早或更晚或不止一次的）。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们暂不在此细表，而据传孔子见了老子回家后竟三天不言不语，可见这一次的切磋必有所得有所失，使孔子受到的震撼很大。不管怎样，这一定使孔子的思想又得到了更深入检讨的机会，到底真理的最后根据在哪里呢？

孔子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心中疑问一大堆。这样竟又过了约十年，可

能在四十岁左右的某一天像电光石火一样脑中一闪，突然有了领悟——“四十而不惑”，进入了求学的第三阶段。为什么这个问题那么困难？原来这个问题可能根本就没有答案！

这个领悟，是不是由于他与老子论道之后得到一些助力，我们不得而知，却与老子的思想有些契合之处。老子《道德经》上的第一段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指的是：“可以由我讲得出来的道理，那就已不是真正的道理了，可以由我说得出来的一个事物内容，已不是那个事物真正的内容了”。也就是说，人是有限的，真理是无限的，以有限的人，怎么可能了解到无限的真理本体呢？人的感觉和理性都有缺陷和成见，不同的人看同一桌子，所得到对桌子的印象一定有差异，那就已不是原来的同一张桌子了，一个人认为美的，另一个人可能认为丑，那么他们说的到底是同一事物吗？在东方思想中，佛教的思想亦与此相仿。例如佛家所言的“五蕴皆空”，说我们人的色（身体）、受（情感）、想（动机）、行（行为）、识（对外界事物的判断）都靠不住，便是同样的道理。

这个道理，除了东方思想之外，西方思想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苏格拉底、笛卡尔、康德、胡塞尔、牛顿、爱因斯坦等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追求真理，追到最后却都多少倾向了“不可知”。如苏格拉底一生都只自称自己是一位“爱智者”而非“智者”，道理就是他自知真正的智慧事实上可能无法达到，而只能永续追求之故。

孔子在四十岁左右也得到了这样类似的结论。所以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第四·八》），明白指出他对所致力追求的“道”（真理）可能无法达到，已是心里有数。不过接着另一个新问题来了——既知一个目标难有达成的可能，那我们前面的路还该不该走呢？